

金

圣

金圣叹评传

叹

覃贤茂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张问渔 蒋咏宁

封面设计：邹小工 刘 民

技术设计：戴雨虹

责任校对：伍登富

金圣叹评传

覃贤茂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mm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5 字数 298 千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3802-X/K·593 印数：1-5000

定价：21.00 元

序：

横空出世的大文学家

奇才天忌，可以让天下才子同为之一哭。但往往令我们欲哭无泪的恨事是，奇才也遭人忌，群众对于指引过他们的天才遗忘得太快。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天才以其血泪人生酿就的思想和文化的玉液琼浆，另一方面他们又掉以轻心地转移了他们盲目的兴趣。

300年前金圣叹辞世之初，就有恨人快人感慨系此，托以金圣叹仙魂拟诗曰：

石头城畔草芊芊，
多少痴人城下眠？
惟有金生眠不得，
雪霜堆里听啼鹃？

金圣叹以“哭庙案”而被横祸，其冤屈自不待言，然而考其大觉悟大智慧：“君子处艰难之会，杀身成仁，其正也；为蛇为螫，其奇也，正不废奇，奇不害正。”（见圣叹评杜诗语）固知圣叹为民请命，以身殉志，正当引为本色。“金生眠不得”之处，必不在此。

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生而何欢，死亦何憾。死出于义，更无可憾。

圣叹挚友王斫山曾赠圣叹诗云：

风雪半夜吴王墓，
天地清秋伍相祠。
一例冥冥谁不朽，
早来把酒共论之。

圣叹墓栖苏州城外五峰山下，吴王墓，伍相祠，得此而三。陈登原先生作《金圣叹传》时说：“然亦无人吊之于荒烟蔓草中也。”这才是金生真正“眠不得”的所憾：这个世界缺少一种应有的对天才的真正敬意。

圣叹临刑前作《绝命词》说：

鼠肝虫臂久萧疏，
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
《庄》、《骚》、马、杜待何如？

圣叹念念不忘的只是他胸中无数的锦绣文章没来得及一吐为快。可是如果这个世界缺乏一片对天才的仁慈和怜悯的用心，就是金子一般的言辞也会蒙上一层耻辱的灰尘。

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如一座横空出世的丰碑，其思想、见识、才情，远远超越了当时僵化、谨微、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坛。他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和异数，是叛逆者和革命家，是空穴来风。他走到时代的前面，他走得太快，快得令那个时代无所适从，无法理解和消化。他思想之解放，见解之深刻，至今还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灵震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300年来一直受到误解、扭曲和不公正的评价。

金圣叹受到有清一代自上而下正统文化官方文化的封杀，这一点是自然的，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论。但是到了当代，还经常被批评家无端棒杀，就是一件难以理喻的事情了。

最为不近情理的是，许多文论者还要斥责金圣叹是清廷的奴才，死不足惜。徐中玉教授在《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序中说：

“如果真是读过金的较多著作，较多理解他的全人，应该不会如此苛刻。简单地看待一位相当复杂而且在历史上起过不小作用，产生长远影响的人物，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很重要。”

这一段话，应该是起码之论了。

金圣叹虽然只是一个锦绣才子，一个天才文学家，但他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伟大人格，虽然他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他

却与“清廷奴才”之说风马牛不相及。

赵景深先生在《金圣叹全集》的前言中充分肯定和赞扬金圣叹的品格：

“金圣叹身处山野江湖之远，而日有忧国忧民之心。他在诸‘才子书’的批语中，讥刺明末陋政，抨击社会黑暗，同情劳苦人民以及追求美满婚姻的青年。其议论之大胆，识见之高远，环顾当世，罕有匹者。他最后为民请命，涉‘哭庙案’而以身殉志，尤为难能可贵。”

对金圣叹另有的一种歪曲和误解，则是仅以“怪诞不经”来轻易看待他。

“才子”“佳人”的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到了金圣叹这里才为之一变而翻空出奇，给予其崭新的语境和语感。圣叹的《才子书》中，出现密度最大的词语之一便是“才子佳人”。因此人们每每轻视圣叹，以为他不过是一狂诞不羁、妄自尊大的名士。更有人因为圣叹生在八股文盛行的时代，因而每每认为他的评释，不过是乡里学究的释义注解。有一段时间，人们对圣叹的评释多表现出浮浅的轻视来。

金圣叹当然是有其惊世骇俗之处，他是那种现代西方文论中所称之为的“文化离轨者”，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

圣叹的文章，笑骂由我，酣畅淋漓。对于他所深恶痛绝的酸腐文人及酸腐文字，他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不惜唾骂之，侮辱之。这就是所谓的“狂妄”了。但是真正读过圣叹文字的人应该知道，圣叹决不是目空一切的才子。“古人果有妙文，圣叹决不没也”，圣叹的文学批评，心中是有一把严格的

尺度的。

称圣叹评释文字是“村学究八股释义”的说法，几乎可以不攻自破，现在在这一点上的公允之论很多了。

如徐凌霄先生说：

“金圣叹之批，我把它好有一比，比作看西洋景的镜子。所批之书，好比一张画片；书里的景物是立体的，画却是平面的，有镜子一照，使凸者凹者，远者近者，动者静者，一齐把真像送入观者之双目。吾敢说《水浒》如没有圣叹之批，我们未必能把书中的好处看得那样透彻完备；吾又敢说金圣叹的批释，帮忙新式圈点的地方很多。”

又如盐谷温先生说：

“其评《西厢记》，晰毛辨发，阐微穷幽，如灯犀的灵光，发千载之秘密，真足以使人一读三叹。”

赵景深先生赞金批杜诗：

“中国评点式的评论方法因为他而达到高峰，后世学习、模仿他的人很多。现在不少论者充分肯定他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我也深以为然。

“金圣叹作为一个大文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不少名著独有会心，能发前人所未发或所不敢发。以金批杜诗来说，就很精彩。与我在复旦大学共事四十几年的老同事刘大杰，他在写作《中国文学发展史》时，就小说、戏曲部分听取过我的不少意见。此书中专有‘金圣叹’一节，也论及金批杜诗，我很表赞同。金圣叹的文笔活泼多姿，我的故友郑振铎五六十年前曾赞扬说：‘犀利而能深入，行曲而能尽情，如水云之波浪。’我也深表赞同。”

对金圣叹还有一种误会，便是人们只是肯定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首肯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而忽略了金圣叹其文字本身的文学价值。

这个现象最为普遍，许多对金圣叹持以好评的研究者都有如此的疏忽。据笔者所见，许多文献都没有直指金圣叹的文学地位。赵景深先生直指“金圣叹作为一个大文学家”，笔者倒是深以为是。

圣叹批才子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创作。正如他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所言：“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

圣叹文字自成一体，风格特异，分离开来也自成一种美文，而且这种文章风格，对后世之人影响亦很大，模仿者学习者很多，这一点也是有目共睹。

到了20世纪白话文学兴起之后，许多著名白话文作家，都主动去金圣叹的文字中吸取养分，比如林语堂即是一例。

林语堂模仿金圣叹赌说快事之文法作文，曾在美国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连70老妪也来征文赌说快事。

一直到最近的作家三毛，还曾模仿过金文，大写“不亦快哉”之事。

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烙印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影响和贡献也是无可争辩的。

“纵酒著书金圣叹，千古才名不沉沦。”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却在不断曲解甚至淡忘金圣叹，以及忽视研究和评介他的文字，真与金圣叹的文学价值极不相称。

胡适先生在《水浒传考证》中说：

“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序里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金圣叹真是预支了几百年后的新意，所以至今对他的误解、歪曲、淡忘，也应该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之中”（尼采《偶像的黄昏》）。

梁启超先生在写《王安石传》的一开篇，就发出大感慨：

“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

这句话用之于金圣叹，也当有同此一恸。

金圣叹的道德文章，气节学术，皆有大可观处。其生有艰难，有挣扎，其死有悲愤，有血泪，300年以下，真可以令我哭，令我想，令我怜，令我惜。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300年而下，所有的毁誉，其实都已是米粒之珠，不能于圣叹的光辉加以稍损或稍盈。

圣叹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能代替，不容抹杀的。

圣叹永远是一个异数，一个奇迹。

目 录

序.....	(1)
--------	-----

第1章 卓异童年：世间真正读书种子.....	(1)
-------------------------------	------------

圣叹姓金吗？	(1)
--------------	-----

圣叹生年考	(6)
-------------	-----

出生的神异传说	(10)
---------------	------

金氏大家族	(13)
-------------	------

圣叹自小即有奇气	(21)
----------------	------

大惊小怪的塾中生活	(24)
-----------------	------

11岁就激赏《水浒》	(27)
------------------	------

制造幼年个人神话	(30)
----------------	------

读《西厢》被勾魂摄魄	(33)
------------------	------

第2章 血泪人生：异端思想的形成	(37)
-------------------------------	-------------

20岁初享异名	(37)
---------------	------

以孔子传人自居	(39)
---------------	------

内心的泣血和痛哭	(42)
乱世艰难之会	(45)
吴中名士风气	(48)
公安竟陵传人	(53)
圣叹不服李贽	(64)
以禅学入门	(72)
科场失意和游戏	(76)
一生喜骂秀才	(82)

第3章 读书交友：友情装点了青春

(86)

个性中的秘密情结	(86)
在同学中鹤立鸡群	(90)
平生与斫山交往最善	(95)
把酒共论，奇文相赏	(10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09)
30年的同学：道树	(112)
贯华堂主人的殊荣	(118)
对圣叹执弟子礼的家兄长文	(123)
于圣叹生活大有影响的朋友	(128)
相与唱和的名士	(134)

第4章 勘破生死：不著书又何以活？

(142)

青春不可抑止的浪漫和欢悦	(142)
生活的真实场景	(149)
于银子三致其意	(155)

转移的心境·····	(160)
才子书和才子·····	(163)
第5章 评释《水浒》：千秋功罪任评说 ·····	(172)
批《水浒》，圣叹有内心隐痛·····	(172)
圣叹著书旨意·····	(179)
激进的一面：诋斥君权·····	(185)
圣叹卖弄王道学问·····	(191)
辛苦的著书生活·····	(195)
腰斩《水浒》之功过·····	(199)
反对招安，实有时事之慨·····	(205)
于沉屈人才处每出浩叹·····	(213)
《水浒》优于《三国》、《西游》·····	(216)
论《水浒》之创作·····	(219)
评释《水浒》的再创作·····	(228)
无可争辩的成功·····	(236)
第6章 超然物外：在谈禅论佛中求解脱 ·····	(241)
清人入关，乱世中的残喘·····	(241)
“春风不管人间事”·····	(247)
酒之知音·····	(250)
内心承受的压力·····	(255)
生活总要继续下去·····	(258)
多愁多病身·····	(264)
生活中香艳的一面·····	(269)

在禅机中求解脱·····	(272)
过从甚密的方外缁流·····	(283)
吃狗肉，信佛法而恶僧尼·····	(286)

第7章 评释《西厢》：白发中锋芒何曾稍减····· (293)

《西厢记》是圣叹文字·····	(293)
锋芒何曾稍减？·····	(299)
借题的发挥·····	(302)
《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	(305)
论《西厢记》文章之妙·····	(312)
精严文法的系统理论·····	(318)
金批《西厢记》的价值·····	(325)

第8章 评释杜诗：悲凉的心绪更加沉郁····· (330)

六个才子书，只批两个半·····	(330)
醉中醒里评杜诗·····	(333)
异样心血，异样眼泪·····	(338)
笔调更为沉郁悲凉·····	(342)
“吾守吾道，至死无二”·····	(347)

第9章 书生幻觉：才子终究小模样····· (351)

顺治赏识，圣叹有了幻觉·····	(351)
希望又一次破灭·····	(356)

第10章	分解唐诗：胸前只有古人的几本残书	(360)
	高涨的热情：分解唐诗	(360)
	圣叹的诗学观点	(364)
	又一个读书种子	(368)
	如痴如狂，心血为之洒尽	(372)
第11章	评释古文：他想将岁月留住	(376)
	圣叹要只争朝夕	(376)
	《古文观止》抄袭《天下才子必读书》	(379)
	圣叹批《史记》之一斑	(381)
	圣叹的散文批评理论	(384)
	圣叹泄露了天机吗？	(387)
	流俗的震惊	(390)
第12章	巨星陨落：天才的光辉照耀后人	(396)
	天忌奇才：飞来的横祸	(396)
	巨星消失了生命之光	(400)
	死出于义，复何所憾？	(403)
	圣叹身后亲人的情况	(408)
	精诚感动天地	(411)
后 记	我的人生为之改变	(416)

第 1 章

卓异童年： 世间真正读书种子

圣叹姓金吗？/圣叹生年考/出生的神异传说
/金氏大家族/圣叹自小即有奇气/大惊小怪的塾
中生活/11岁就激赏《水浒》/制造幼年个人神
话/读《西厢》被勾魂摄魄

圣叹姓金吗？

正义经常是一个聋子，而历史往往也是瞎眼的。金圣叹这样一个对人类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旷世大才，至今不过 300 年以下，但我们已经对他的一些基本生平资料的描述大感困窘。

一个最基本的不该是问题的问题：金圣叹是谁？

出于对一个天才最基本的敬意，这个姓甚名谁的问题有必

要给予重视和分析，但许多似是而非的资料和专家们各执一是的说辞，足可以使普通的读者头大如斗，云里雾里。

笔者首先简明扼要地指出正确的意见，然后再就其它的一些传说给以批析。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金圣叹全集》中，资深的大学者赵景深先生所撰的前言，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

赵景深先生说：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明亡入清之时，他效陶渊明晋亡入宋时的故例，改名人瑞，又名喟，字圣叹。他批点‘才子书’也以圣叹署名，圣叹比名也等于成了他的笔名。”

赵先生的说法之外，还有好些五花八门的说法。这些说法中，最以讹传讹的，便是关于金圣叹不姓金而姓张的意见。

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隋树森先生的文章。

隋树森先生在《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载《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期，1932 年 6、7 月）的长文中说：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唱经是他的堂号。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江苏吴郡人，生于晚明，卒于清初……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就童子试，乃作委靡庸腐趋时之调，而文宗即拔第一，补庠生。”

隋树森先生的这个意见，虽然发表很早，但是后来还是有响应者或受其影响者。

笔者最近读到的《清代文学批评史》（邬国平、王镇远著）中就说：

“金圣叹，原名采，字若采；又名喟，号圣叹。庠姓张。曾顶金人瑞名应科试，故亦名人瑞（或云人瑞是明亡后更名）。”

《清代文学批评通史》是王运熙、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第六分卷。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项目，其影响和权威性是不待言的。

所以，这里对金圣叹是否姓张（或庠姓张），是否顶金人瑞名应科试的说法，需要来仔细讨论一下。

笔者是不同意金圣叹姓张顶名之类说法的。其实 30 年代陈登原先生的《金圣叹传》就明确批驳关于金圣叹“张姓”的说法，其论据和论理足可服人。

陈登原先生说：

“圣叹姓金名人瑞，吴县人。或谓其本名张若采，殊未足信也。”

金圣叹原名张若采的说法，最初见于稗史资料《哭庙纪略》。

《哭庙纪略》云：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另一稗史资料《辛丑纪闻》的说法也大致一样，说：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